

# 空 翻 上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杨伟 译

大江健三郎  
精选文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大江健三郎 精选文集  
许金龙 主编

# 空 翻 上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杨伟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翻 / (日) 大江健三郎著; 杨伟译. — 修订本.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251-951-0

I. ①空… II. ①大…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5447号

CHUGAERI

by OE Kenzaburo

Copyright © 1999 OE Kenzabu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OE Kenzabur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

## 空翻 (上下)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 者 (日) 大江健三郎著 杨伟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陈珊珊

特约编辑 刘和芳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43.5 (全二册)

字 数 53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51-0

定 价 68.00元 (全二册)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大江健三郎 为新版《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所做的序

我们日本人正处于“3·11”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福岛核电站大事故后的危机之中。作为一名上了年岁的作家，凝视置身于这场危机之中的自我，其实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从早在十岁这个人生刚刚开始时期便已经历的巨大危机算起，直至将要迎来人生终点的当下这场以国家级再现的危机，回顾自己是如何从中生活过来的。

就在持续着这一切的时日子里，我意识到这套“精选文集”所选入的自己的作品群，对于仍将继续凝视和回顾的我来说，无疑是最佳的文本，而且确实是以令人惊异的高超水准选编而出的文本。现在，我把这些作品的日文版本排列在书桌上并继续着我的思考。我抽出其中的作品开始阅读，任由时间流逝。接下去，我不可遏制地将下一本书捧入手中。

《个人的体验》讲述了我人生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故，映现出早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带着头部病疾诞生，自己如何陷入混乱、不安和痛苦，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抽身逃出，最终却决心与这个孩子共同生活下去。《新人呵，醒来吧！》则幸福地叙述了二十年之后，这个决心如何得以实现并成为我人生中的可靠支柱。

《迟到的青年》描绘了主人公生活于其中的日本社会。那位青年虽然生活在战后的民主主义体制之下，他父亲所信奉的国家主义信条，却是怎样地使他面向国家的往昔并试图将他拉回到那种往昔。《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同样描绘了这一切，而且，在我置身于作家的晚期而创作的、目前的最新长篇小说《水死》中，这个主题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猛然复活过来。《空翻》则完全从其他侧面将小说本身的光亮投射于如此这般地持续着作家生活的生涯。

综合性论述我身为作家的文学活动之手法和主题的文学论，是《小说的方法》，而《大江健三郎 讲述作家自我》，则一如书名那样讲述了我这么一位作家的人生故事。现在，我怀有一种感觉，认为业已重新并完整地把握了自己身为作家的生涯。

在此基础上，在此后并不长久的余生中，我将如何表现当下的危机？我能否以此形成自己“最后的小说”？我并没有准确、可靠的预测。不过，当我正要尝试着去做这一切的时候，这套《大江健三郎精选文集》在中国的出版发行，于我来说，便成为至高无上的激励。

二〇一一年七月一日，于东京

（许金龙译）



## 目录 CONTENTS

### 【上】

- 001 · 序 章 狗一般面庞上的美丽眼睛
- 008 · 第 一 章 百年
- 038 · 第 二 章 再会
- 060 · 第 三 章 空翻
- 077 · 第 四 章 讲解R. S. 托马斯
- 097 · 第 五 章 莫斯布鲁加委员会
- 119 · 第 六 章 向导
- 135 · 第 七 章 圣痕
- 153 · 第 八 章 选出新向导
- 173 · 第 九 章 一本里面什么都写着，但活着就得续写下去的大书
- 192 · 第 十 章 守夜狂躁病无限地延续(一)
- 215 · 第十一章 守夜狂躁病无限地延续(二)
- 234 · 第十二章 新信徒的入教仪式
- 253 · 第十三章 追悼集会上的哈利路亚
- 272 · 第十四章 师傅为何现在复归
- 289 · 第十五章 郁积多年的疲劳
- 309 · 第十六章 临床专家

## 目录 CONTENTS

### 【下】

- 333 · 第十七章 地方的魔力
- 355 · 第十八章 接受与拒绝（一）
- 374 · 第十九章 接受与拒绝（二）
- 387 · 第二十章 “安静的女人们”
- 409 · 第二十一章 孩童的萤火虫
- 428 · 第二十二章 约拿
- 445 · 第二十三章 “技师团”
- 463 · 第二十四章 众人是如何接受圣痕的？
- 482 · 第二十五章 以天注为舞台的戏剧
- 500 · 第二十六章 像未编辑过的录像带似的人
- 518 · 第二十七章 “新人”的教会
- 539 · 第二十八章 奇迹
- 560 · 第二十九章 教育
- 582 · 第三十章 关于向导的回忆
- 604 · 第三十一章 夏季的集会
- 631 · 第三十二章 为了师傅
- 663 · 尾 声 永远的一年

## · 序 章 ·

---

### 狗一般面庞上的美丽眼睛

一个小小的人儿走了过来。一个因格外发达的肌肉和匀称的身材而使自己显得特别瘦小的男人。这个高挺着胸脯的家伙伸出双臂搂抱着一件物品，在微暗的光线中向前走去。那是一个与飞镖颇为相似的、有着一双翅膀结构的东西。瞧，前方垂下的帷幕被朝上掀起了些许，能看见对面延展着一座辉煌璀璨的舞台。通道上有一个安装在外面的配电盘，正当他躬着身子试图从旁边通过时，物体上翅膀的一端竟猛然扎进了一个少女的裙裾深处。这个一身舞女装束的少女正从舞台装置背后的空间匆忙地穿行而过。

于是，那个小小的男人和那个年幼的舞女就这样被倏然冻结在了原地。前倾的少女将身体的重心置于右脚之上，竭尽全力来保持住平衡。为了表达自己受人连累而陷入无奈窘态中的怨愤，少女用眼睛逼视着对方。只见那张小小的脸庞顷刻间变得犹如被阳光照射着的李子一般。回过头来看看少女的，原来并不是一个小小的男人，而是一个俊美的少年。他额头和嘴巴的形状自不待言，就连那凸出在外的耳朵也活脱脱像是一条狗的脑袋，更何况他的眼神显得异乎寻常的美丽。

然而，少年掉过头来面对着少女，也仅仅是发生在一刹那的事情。为了拯救那件由他自己张开双臂所托住的物体，他试图把它拽拉到延伸在左

墙外的框架上方。他紧拧住两只翅膀的接头处，想把其中的一只往上高高提起。与此相对，少女则把自己的下腹部——连同裹在身上的那条向四处张开着的、分明有些歪斜的裙子——紧贴在那物体上，企图将产生的阻力一股脑儿吸收殆尽。在此期间，她不得不继续让左脚悬浮在空中，而依靠另一只脚来支撑住整个身体。在这可怜的两个人的背后和舞台的两侧，似乎有一群身着缙衣的男人正探出身子，发出一阵阵嘈杂的声响。此时，少年那狗一般的脸庞上蓦然掠过了一种当机立断的神情。只见他把用手支撑住的物体粗暴地扔弃在了地面上，于是，数以百计的五彩缤纷的塑料碎片便一下子抛撒得满地都是。重获自由的少女摀住自己身上那如同吊钟似的裙裾，哭泣着向簇拥在舞台一侧的伙伴们的队列急匆匆地跑了过去。

少年动弹着他那窄小而结实的肩膀，从下面朝身穿缙衣的男人腰间猛然推了一把。俨然像是一个完成了某项宏伟事业的巨人被浓缩之后的模型一般，他沿着舞台背后的甬道，往幽暗的地方悠然走去。他脚下的步履是那样充满着威严，决不容许那些身穿缙衣的男人发出阻止他的叫声。而另一方面，舞蹈团的伙伴们正试图安慰那个迟到的少女，但无疑这仅仅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因为他们的所有心思全都集中在了各自的服装上，他们无暇他顾。可是，当天的压轴戏却分明已经痛失——那个理应在颁奖仪式上拔得头筹的少年已经把自己制作的物品捣毁成了碎片粉尘，从而撕裂了自身出场的意义，就那样傲然离开了会场。他耗费了一年光阴才制作出来的都市模型，就这样在他自个儿的手中被彻底捣毁了。这刚刚发生的事件，不是给正在东京的中心地带小跑着悄然离去的他，带来了某种分明不属于小孩子的过于桀骜的自信吗？他觉得，自己正是为了要捣碎它才特意制作它的。或许只要自个儿愿意，甚至也可以把这眼前的偌大都市同样毁于一旦吧。至于为什么要那么做，这可就不得而知了。然而，人生不是有足够的时辰来让人理解其中的意义，抑或寻找到其中的答案吗？这个长着一副既可以称为非同寻常的丑陋又可以称为非同寻常的美丽的、狗一般面庞的少年，并不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而是在鲜活的身体深处怀抱着如此虔诚的信仰吧。

事件发生在由美国某学习器材公司与日本文具进口公司所共同主办的

展览会上。在这个展览会上，展示了公开征集的、运用塑料薄片制作而成的未来风景。直到事情过去了很久以后，当时身为评委的木津还三番五次地回想起那个故意毁掉了自己获奖机会的少年。尤其让他难以忘怀的是，当他在公开的评审会场上瞥见那个少年时，脑海里并没有涌起“那是一个小孩子”的念头，相反，首先掠过心底的倒是“那是一个小人儿”这样一句话。想到这里，那少年每一瞬间的动作和表情又会重现在他记忆的荧光屏上。它们是那样丑陋，让人难以直面，同时又是那样美丽，令人几近窒息。在它们的深处充溢着过度的生命动能。木津殷切地期盼着能够亲眼目睹这个凝聚着种种奇特魅力的孩子成长的足迹和未来的结局，比如，他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的种种风范。他的一大愿望便是好好审视处于岁月流变中的对象物的每一个细小变化。而通过画家这一职业，那种愿望业已化作他人生的习惯。他预感到那机会不久便会造访于他，同时又觉得那机会或许永远也不会降临，以至于当他注视着眼前的少年时，也不免萌生出一种恍如梦中的感觉……

那个秋季的日本对于木津的整个人生来说，成了开启崭新篇章的契机。尽管他只是在快要四十岁时才被推举为安井奖的最终候选人，但由于多少获得过几项美术奖，他的绘画风格一直被人与那些多年来在欧洲的美术馆从事临摹的画家相提并论，或是被人与美国的都市派画家进行比较。这些都构成了一种机缘，使他在某个团体的推荐下，获得了利用富布赖特基金<sup>①</sup>去在艺术教育领域闻名遐迩的美国东部大学留学的机会。对他来说，原本这一次的留学也理应像大多数日本画家那样，以走走过场而宣告结束，但木津对艺术教育的方法论兴趣匪浅，而且无论做什么都专心致志，以至于生性如此的他决定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就这样又耗去了他五年的光阴，期间他与留在日本的妻子也以离婚收场。他以取得哲学博士学位为契机，结束了在美国的侨居生活，回到了日本。

木津之所以参与这一次塑料模型的评审，乃是受托于美国总公司而担

<sup>①</sup> 根据1946年制定的《富布赖特基金法案》，将美军剩余物资在他国出售后所得的款项用于该国和美国的文化交流。

任评审主席的那位先生恰好是在他延长留学的问题上和那以后都曾经关照过他的人。谁知在一个缘分仅此而已的儿童美术竞赛会上，那个少年的容貌和举止，还有他整个身体所迸发出的光彩——尽管他制作的模型也是那么富有非凡的独创性——竟让木津深受影响。他痛切地感受到：自己恰恰缺乏萦绕在少年身上的那种根源性的氛围。显然，在他的上述感想中掺杂着对自己绘画风格的停滞不前——在逗留美国期间他已经有所察觉——所产生的焦虑，而这一点最终又以怀疑自己身上缺少作为一个艺术家生存下去的决定性条件这样一种形式而变得表面化了。

正巧这时他的恩师向他发出了邀请，由于与木津同在一个办公室的那位副教授因没能成为终身教授，从而转到了别的大学，所以恩师问木津是否有意接替其职。于是，木津趁势断绝了在母国做一名画家的念头，其决心之大，就仿佛是受到了那个小人儿所作所为的唆使一样。他接受了恩师的邀请，正式返回了美国。那以后木津顺利地取得了终身教授的头衔，在美国东部度过了十五年的岁月。如今，在他的大学生活中他又一次轮到休长假了。这次，木津选定日本作为自己的度假目的地。尽管这么做还是头一回，但无疑有着实实在在的理由。四年前木津接受了直肠癌的手术。怀疑身患癌症之后所接受的检查和手术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再说，因患有同样疾病而先期接受过手术的胞兄在癌细胞向肝脏转移后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但最终还是不幸离开了人世。打那以后，即使身体状况持续欠佳，木津也再不肯接受检查了。

去年秋天，在大学附属的高等研究所举办的晚餐会上，一位著名的癌症病理学家对木津说，他看起来身体状况不妙，奉劝他去接受检查。基于长久以来暗自做好的心理准备，木津收下了这位博士写给他的弟子——一个在东京开业的医师——的介绍信，并且在休假年度伊始来到了东京。不过，即使饱受癌症的折磨，木津也无意再去接受那种痛苦的检查和手术了。

出发前，一个以特别研究员身份来到东亚研究所，名片上赫然印着“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字样的国文学者对木津说道：“哦，是回故乡朝山拜佛呀？”尽管是一句脱口而出的俏皮话，但其中却隐藏着直刺人心的嘲

讽意味。不过，对木津来说，事态分明还要更加严重。

尽管如此，木津总算是为自己源于消极动机的东京之行找到了一个积极的目的。那就是遇见那个只是在十五年前萍水相逢，展现出让人难以直面的丑陋和令人几近窒息的美丽瞬间的少年，想看看那以后他都走过了怎样的人生之路。这件事让他在十五年前就抱有一种近于梦幻辩证法式的预感，一面感到实现它的可能性是那么渺茫，一面又坚信它理应能够变成现实。

木津在位于赤坂的属于大学的公寓里刚落下脚来，便立即拜托前来采访美国艺术教育现状的美术记者，帮他查找记载着十五年前那一事件的各种报道。尽管利用塑料薄片的组合来制作模型在当时的美国和太平洋此岸都曾经风靡一时，还有美术记者云集的报社担当那次竞赛的后援，但关于那次竞赛颁奖仪式的报道却寥若晨星。在那些报道中根本找不到那个在把模型运往舞台上接受最终评审的前一时刻，将自己制作的作品毅然毁掉的少年的名字。而木津最终找到的一则报道，只是在同一版面的花边新闻中轻描淡写地谈到了少年带有自我牺牲色彩的举止，和少女宁愿忍受痛苦也不肯毁坏模型的坚贞形象。

于是，木津再次拨通了美术记者的电话，请他帮忙联系那则花边新闻的作者。这位业已荣升为高级官员的资深记者竟然还惦记着那个少年，他告诉木津，四五年前他还曾有意写篇那个事件的日后谈，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他见过那位长大成人的少年。

参加竞赛时那少年还是个小小学五年级学生，只有十岁，后来他读完了同样属于私立的中学和高中，考进了东京大学理科一类<sup>①</sup>。直到他进入建筑学专业为止的履历都记载在高中同窗会的名簿上。但在那以后发行的名簿上就既找不到他对通信调查的回答，也无法确认他现在的住所了。向他就读的大学询问情况，回答说他已被当作自动退学处理。据说他父母那儿也杳无音信，所以，就算他如今身体安然无恙，想必也是过着近乎颠沛流离的生活吧？

---

① 东京大学理科分为一类、二类等，一类包括了建筑专业在内的工学部等专业。

另一方面，记者又说，至于那个少女成年后的联系地址，他倒并非不知道。当他最初写那些花边新闻时，原本是想从少年那儿打听情况的，但不知是出于少年本人的意愿还是亲属的顾虑，采访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不得不以少女提供的信息为基础写下了那篇报道。那少女的母亲——尽管如今住在北海道——还不时地给他寄一些明信片来。在几年前寄来的明信片上，她提到了女儿立志当一名舞蹈家并去东京闯荡的事，并同时写下了女儿寄宿的地点。

木津明白了，对立体形状有着那样一种敏锐感觉的少年至少曾一度选择过建筑。他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那一幕情景：就在那少年一边走着一边紧抱着的塑料模型被少女的裙裾缠绕住的前一瞬间，他看见的是一个两只翅膀紧紧相连，而整体呈飞镖形状的物体。他曾从那独特的结构中联想到了宇宙基地的建筑设计之类的东西。

那个少年长大成人后为何选择了从大学辍学这样一种生存方式，这在木津看来，也没什么费解的。难道这不是与那个在木津的记忆深处长着一张狗一般可怕的面庞，却又拥有着一双充满了情感的美丽眼睛的少年正相适宜的青春吗？因为他的血液里流淌着这样的性格：他敢于把自己耗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对于十岁左右的少年而言，无疑显得永无止境的漫长——才制作出来的、硕大得难以用双手抱住的模型一股脑儿地捣碎后弃置在脚下。

木津知道，由自己去追寻那个不惜断绝与家人的联系而兀自生活的青年荻并查明他的行踪，分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并没有舍弃这样一种乐观主义的想法：或许这次特别的东京之行会邂逅这个青年。

另一个对那天与少年的相遇难以忘怀的人，便是那个被飞镖形状的模型绊住后半悬在空中的少女。对于她来说，有着一个不能不一直记住他的简单理由，那就是她被少年抱在怀里的塑料模型的翅膀尖儿夺去了处女之身。她真正明白这一事实，还是在因父亲的工作变动而举家搬迁到旭川就读高二的那个漫长的冬天。当她与指导她跳舞的体育老师发生性关系时竟然出乎意料的顺利，以至于那位老师认定这个姑娘肯定有过多次数性经验，从而在感到不满的同时，又感到一身轻松。她什么也没有对老师说，只是

独自回想起那个缺乏高潮的颁奖仪式。那天回到家里以后，她看见从裤衩中取出的、拇指般大小的黄色塑料断片上竟然沾着铁锈色的血迹。

她还留意到在围绕着少年的举动所写下的花边新闻中，那种故意把少年的行为美化成拯救陷入窘境的少女不惜牺牲了自己作品的评价，其实与现实是大相径庭的。

那些评论说，少年手拿预选获得好评的参赛作品，正要走向最终评审的舞台时，是为了把被模型绊住的少女从痛苦和羞耻感中拯救出来，才采取果断行动的。不过，既然少女身上穿着舞台服装，那么，即便是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掀起她的裙裾，解开她的内衣，将不合时宜地扎入其中的塑料翅膀抽取出来，她也犯不着感到害羞和耻辱吧。而且少女知道，尽管侵入下腹部的翅膀尖儿给她带来了痛苦，但她此刻所忍受的痛苦恰恰来源于自己为减轻疼痛而避开翅膀尖端的那种姿势。

就在这一瞬间里有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剧痛向她猝然袭来，作为少年使劲扔弃塑料翅膀这一动作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它无异于一种攻击。少女感到这是那个长着狗一般的面庞和有着沁人心脾的美丽眼睛的少年向自己发动的有意识的攻击。她为那种野蛮和冷酷而战栗，以至于失声痛哭。

以这种方式在那一天中让各自的人生得以短暂交集的三个人，在十五年后将再度重逢。尽管由那一天开启的故事将从此持续下去，但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在到此为止的讲述中，那叙事者的声音分明来自于木津。把那少年的身影看做一个小人儿，而又认为他拥有着一个伟岸男人的肌肉和匀称的体态，这理应出自于那种作为画家的习惯所练就的眼睛吧。

## · 第一章 ·

### 百 年

#### 01

一个名叫获的年轻人常常被这阵子认识的伙伴们称做“天真无邪的青年”（对此他本人并不感到有什么特别不合适）。虽说是他的伙伴，但除了其中唯一的一个年轻姑娘，剩下的两个男人都已经到了与他父亲不相上下的年龄。而且，即便是那个姑娘也远远没有他天真无邪，这一点早已得到大家的公认。那两个在伙伴们中间被誉为“师傅”和“向导”的年长者，正好是名叫获的青年也清楚记得的、曾在十年前的报纸上看见过大名的那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即是说，在青年获的眼里，他们既是那件相隔了漫长时间的过往“事件”的当事人，同时又给人一种尚处壮年的感觉。但在当时有关那一“事件”的报道中，他们便已经作为不再年轻的人而映在现在读者眼睛里了。

借此机会解释一下他们那奇怪的称呼，在“事件”发生之时，担当宗教团体领袖的他们便解散了自己的团体。于是，他们不再沿用那个团体中的称呼，而是主动接受了报道那一“事件”的《纽约时报》所使用的颇带揶揄色彩的叫法，以至于按照同样的方式，把在那以后才加入到他们共同生活中的姑娘也叫做“舞女”。

当青年获第一次知道，他们便是在“事件”发生后的漫长岁月中一直保持着沉默的两人，不禁深深地记住了他们。他们是除了保留生活所必需的绝无仅有的渠道，一直在被世间彻底孤立起来的状态中生存下来的人。而更让青年获吃惊的是，两人中更年长的师傅虽说不具备强健的身体，但却是一个洋溢着活力的、精力充沛的人。他俨然是一个被紧急事件重重包围着的人，满怀紧张地度过自己那种对外界的社会而言活像是已经被埋没了的日日夜夜。相反，青年获也曾瞥见过这个讳莫如深的人物偶尔深陷于过度郁悒中的表情。

而另一个被称做“向导”的人，则总是一副沉着镇静的神情，即使在他人眼里，也是一个对师傅来说值得依靠的伴侣。倘若借用青年获从自己屈指可数的书本知识中撷取出来的比喻，他们俩就像是寒山与拾得<sup>①</sup>在一起时那样进行着默契的对话。而且每当青年获出现在他们俩尽情畅谈的地方，总会看到那个前面已经提到其俗称的姑娘忝列其间。当与他们进行交涉成了自己的工作，青年获便对他们俩让姑娘加入其间的那种方式感到很有些不自然，甚至还有些心烦意乱了。可是，当舞女开诚布公地告诉他，母亲曾希望她在父亲就职于理学部的旭川某大学攻读培养师资的课程，以便能当上北海道内的中学老师或高中老师时，他的那些感觉和想法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舞女喃喃地说，如果真的那么做了，自己就决不会像现在这样托师傅和向导的福，过着如此充实的日子，而自己的人生也就必然会迥然不同。听罢，青年获不由得表示首肯。总而言之，他们三个人的组合无疑有着某些非同寻常之处。

青年获的脑海里甚至还涌起了一个唯有匮乏读书体验的年轻人才能想到的、虽说平庸但却富于实感的比喻：在那两个五十岁的男人身上俨然保留着那种从大海上远航归来的古老强者的风范，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在那个看似温和、身体微胖的小个子男人——即师傅——和那个有着一张鹰一般的侧脸、肌肉发达的高个子男人——即向导——这两个人身上还残留着作为同一艘船上的水手般的氛围。然而，一旦心里浮现出了这个比喻，青年

① 寒山与拾得均为唐代的僧侣，共同居住在五台山上。

获便忍不住在和舞女的谈话中用了这个比喻。谁知舞女回答他的，竟然是一句让这个天真纯洁的青年获不知所措的话：

“我想，不管是师傅，还是向导，都还置身于巨大的风暴中呢。用不了多久，就连你这样的人也会亲眼看到狂风暴雨肆虐的情形。在此之前最好还是找到一个紧急避风港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呢？”他反问道。

“我嘛，当然是和船长、导航师同甘苦共患难了！”姑娘嗫嚅着说道。一说完，她便微微张开嘴巴，露出了那被唾液濡湿了的、桃红色的舌头。

说实话，这样一种身体表现的癖好恰恰化作一个单纯的理由，使得青年获最初对她难以抱有好感。这个舞女属于那种无疑会让大多数年轻人如痴如醉、拥有年轻与美貌并展现出非凡个性的姑娘。倘若转动一下坐标，甚至上述那种使他反感的怪癖，没准儿也会蜕变为一种引人入胜的特质吧。

至于舞女说话的声音和方式，就像是在期盼着要和你互相搂抱着轻歌曼舞似的，她一边将她那小巧而修长的身体贴近你，一边朝着你亲昵地窃窃私语。而且，在她的声音中总是鲜有例外地承载着不乏批评意味的尖锐言辞。另外，正如刚才已经描述过的那样，纵然在她噤口不语之际，也会微微张开着嘴巴，露出她那暗红色的口腔深处……

舞女轻柔如私语的谈话方式，总是张着嘴巴的那种感觉——她并没有因此而显得愚蠢痴呆，相反倒像是脸上的表情在做着伶俐而机敏的运动时所进行的一种小憩——使天真无邪的青年获无法怀着宽容的心情，至少是无法抱着中立的态度来接受它们两者的奇妙组合。

## 02

由于工作关系，青年获每隔一个月都要和充当师傅、向导的秘书的舞女联络一次。不过，自从青年获就职以来，舞女还不曾主动给他打过电话。然而有一天却突然从舞女那儿传来了消息：“师傅急需你。”而且这一消息也是由他供职的国际文化交流财团的东京总部——作为工作的一环，与师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以传真的形式发到札幌告诉他的。当时